鶴岡散筆 一

鶴岡散筆卷之一

豐山洪奭周成伯

陸宣公居忠州十年所著述唯集驗醫方若干卷歐陽文忠公晚歸潁上有歸田錄二篇皆詞翰漫語求其裨學術治道者蔑如也古之人不得志于時者必立言以見于後以二公之賢曾若是寥寥而止耶盖古所謂窮愁著書者皆懷道抱器而不見試于當世者也如二公者雖所遇不同均之嘗得位見用而有所展施矣進不能見之于事退而托之于空言可乎世或以陸公爲避謗余謂陸公以大臣獲罷處約其義固當爾不獨爲避

謫也雖然不集他書而集醫方謂猶可以濟人之急也
如陸公者其亦可謂有仁人之志也哉
親師取友君子之大務也雖有奇才美質不得良師友
而能有成者尠矣余少不就外傅長不遊鄉閈壯而遊
宦亦不能交四方之名士唯親戚世舊尚有以過失相
箴砭者今亦漠然盡矣居高位肩大任而終歲不聞其
過又何怪乎顛沛之及也況命永維新余伯母之弟也
長余三歲自十餘歲時日相從游嬉然見余有不可意
常面數不少貸余疎不曉事而維新於一切世務無不
精鍊若素習尤篤於行義憂時病俗往往爲忼慨涕泗

與余言無纖微不盡而切劘剔刮不以余旣貴少懈也鄭世翼景守余表從弟也少余十歲嘗從余學爲文而志氣識趣出余上遠甚生平相規勉恒以三古已上人無不笑其迂者而獨夷然不屑也及余在政府愈益以古大臣之事相責一日之間莍蹄絡繹或至三四牘輒娓娓千百言不止率皆援經陳義傾寫激昂始讀之未嘗不悚然汗下旣則又未嘗不快然而擊節也余或有一小事歉於心者輒自省曰景守得無言乎不踰日而景守書已至嗚呼已矣今不可復見矣余生平知舊棄我而先者亦多矣斯二人者尤余所倚恃如左右手者

而垂老而遽失之深可惆也余宗人有名義人者字曰太初少余四歲幼從余讀書常好戲嬉然其志有不陸陸者為詩文皆有可觀頗喜飲酒醉後抵掌譚笑淋漓能使人忘其憂欝聽人語輒能會其深意既與余少狎凡余方寸隱微無不洞知有纖惡必極言無忌余亦時賴以自儆而太初亦以是歲春逝矣嗚呼惜矣

正廟季年選新進文臣直鑄字所命曰奎瀛新府賤臣與金近淳汝仁申絢受之曹錫中叔正首膺 心簡擢晙陽仲黃基天羲圖金啓温玉如繼之李存秀性老金履載公厚又繼之諸公皆一時才彥質有其文 昭代

得人之晠可想也叔正仕至下大夫家先歿其後三十年之間諸公皆相繼淪謝今唯余與公厚在甯公厚今爲正卿受之亦至正二品玉如至亞卿餘皆三品唯性老登政府性老與余家相善每進退語默皆曲爲指導見事敏穎有人所不能及者余性硬拙屢嘗得情外之謗性老輒奔走諸公卿間爲暴其心跡而後已自其下世余不復有恃於朝著之上矣性老屢掌財賦出爲藩宣所至著剛核名綜理微密奸猾皆束手然其治以惠民爲先以己丑歲再入中書方是時我

翼考代理庶政乃上書 東宮以八條仰勉曰 邸下

能行此八者臣當勉竭駑鈍不然則臣不敢膺 命也
翼考亟賜開納而後始拜 命人謂李相國有姚崇之
風矣未幾月而遽以訃聞嗚呼豈獨余私恫也哉
正廟庚申賤臣與李相國性老在翰苑金汝仁以承旨
兼直內閣金玉如爲起居注一日俱 召對便殿 下
御製文字俾與討論又 命賜食因各詢其年賤臣爲
二十七歲玉如長一歲性老汝仁皆先二歲 教曰爾
輩年齒皆相近宜與之相好也然爾輩皆脆弱恐不能
享年也汝仁年屢四十九而卒玉如年五十三性老能
自致大官然亦甫五十八唯余無狀今已六十餘而尚

頑然無恙也　雲鄉杳然嗚呼慟哉
金汝仁爲人寬和樂易豐貌白皙望之燁如文章贍麗有升平黼黻之象未三十已衣緋珥玉出入館閣名聲赫然動一時晩歲坎坷殆不免窮餓壽亦不登五旬以没余爲之輓曰風流無復睽仙班麟角低摧鳳翮殘來歲春林花萬樹猶應重想舊容顔
尚得容若能太初之表兄也於吾宗爲外裔余自十餘歲已相善其人雖業弓矢而喜書通籌術多所涉獵余嘗序其所輯星漏合編山川圖說道里考其餘書尚近十種以武舉仕至五品又嘗爲僉使一日挈其家歸長

湍與余墓舍爲二十里地余在政府嘗寄余書曰近日竆居常讀易乾卦知進而不知退亢龍所以悔也今公所處亦可以知退矣余不能用及余屛居數數来相訪来輒留十許日今其年七十九矣目能辨細字牙齒無一脫落者不知者疑其爲有道也

人謂尚君爲有道者有道固未易言也然道莫深於易尚君之言易也亦可謂得其要矣雖謂之有道不亦可乎尚君又語余曰易有卦六十四六爻皆吉而無凶咎悔吝者唯謙爲然居高位享大名者唯謙庶可以無患乎余謂謙體居艮艮者止也能謙者必知止而後可易

之象以艮爲止以震爲動六十四卦之中以震居終者凡八而其上爻免於凶咎者僅一而已以艮居終者亦八而其上爻吉者三利者一亨者一無咎者一凶咎悔吝無一焉易之道固以止爲善而於其上也尤甚焉嗚呼居高位而不知止者欲免於顛沛得乎

蘇軾作中庸論曰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其意蓋以

是譏子思也亦已悖矣若軾所論誠明費隱之說及所爲易傳乃眞所謂空虛無有而自以爲深造乎道者也天下之難知者莫甚於易而後世之能說易者何其多也易之道以誠爲本其心之不能曉然而强爲之言欲以是告後之人亦難乎其言誠矣余童而習易今五十年矣亦嘗有所論著而皆棄之不敢示人者爲是故也或與東坡言必易傳當上掩千古坡曰恨吾不識象數若東坡者亦可謂不自誣矣易以象數爲蘊而象數之學廢絕已久自王弼以後儒者率以忘象爲高其於數尤不問也使象數而果可忘耶則繫辭說卦之作果何

爲也然或傳會於反對牽合於互體以求强通如朱子發来知德之流亦徒見其穿鑿而已朱夫子謂易之象數掌於古太卜之官蓋必有成書而今不可考誠不易之論也

余嘗與人論来知德之易言来易專以錯綜中爻三者釋爻辭既論本爻之錯綜又論變爻之錯綜既論本卦之中爻又論變卦之中爻又因而論中爻之錯綜苟如是則一爻之變而不具八卦者鮮矣即如革之九三本體爲離變而爲震中爻爲乾爲巽離錯坎而震綜艮乾錯坤而巽綜兌是筮而得此爻者八卦之象皆可取也

舉天下之物未有出八卦之外者是一爻之象而天下之物皆可管也又寧有是理也哉近世說易之士其能求象數者雖精粗不同要其病大率類是余以是知朱子之訓爲不可易也

朱子之說非唯經訓爲不可易也雖詞賦小藝亦咸洞其竅要如楚辭前後編之訂正去取至精俱有玅契非後世能文之士所可及也唯其於蘇子瞻不取屈原廟賦而獨取其服胡麻賦爲未敢曉耳然朱子嘗稱其中數語以爲得屈原之心其取之也亦至矣余觀賈生以後弔屈續騷者鮮有得靈均之心彼賦有曰吾豈不能

高舉而遠游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其忠愛懇摯之意足以增三綱之重不獨能得屈子之心而已也

朱子之道垂諸萬世而不刊明季以後自號爲儒者往往以掎摭朱子爲能事多見其不知量也朱子著述至富門人所綴緝又或不免失其旨其細者容或有異同至大義所繫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近世之士旣不能潛心於其書往往不考本末而輕於立說淺聞者又不稽其實隨聲而和之誠亦可哀而不足辨也楊用脩以博學自負然於朱子之書未嘗窺一斑而唯以詆斥爲

事朱子以秦檜爲有通天之罪聲而攻之不遺餘力其
見於章奏公移及往復序述之文者不可以勝數也唯
門人所記謂其有骨力朱子論中興將帥以岳武穆爲
第一門人有問岳侯固當爲稱首其次則又將屬誰先
生沈思良久曰次第無人蓋謂武穆以下更無能爲其
亞者其推之也亦至矣唯嘗言岳飛欲向前厮殺用脩
乃擧此二語以爲朱子取秦檜而抑武穆其將以有骨
力之語爲取之耶盜賊之酋逆亂之魁未有不藉其骨
力以肆其惡者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如用脩之見則
亦可謂孔氏之徒有取於羿奡耶爲將而向前厮殺固

其職也若以是爲抑也則逗撓蓄縮望風而倒戈者始可爲良將耶門人沈僩言飛亦橫朱子荅之有觀其用心直是忠勇之語用脩以沈僩之問爲朱子之説而刪沒其忠勇之語是尚爲目能知書者耶用脩又以爲朱子言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不爲無功是則邱仲深之語朱夫子無是言也詞章儇薄之徒於朱子之書曾不能一過目而乃敢輕搖其脣吻是欲使矇瞍索和璧之類也近世紀曉嵐亦號爲博極羣書乃言朱子名臣錄取呂惠卿而劉安世不登一字名臣錄非僻書也彼其心唯欲求朱子之疵不暇核其虛實耳用意之詖僻如

此而尚欲皷喙於學術不亦難乎
劉元城覩炙温公而與程子不相得嘗上疏論劾程子至以爲憸邪畀汚爲五鬼之魁然朱子數數稱元城不獨登名臣錄而已輯小學註論語皆備載其言行及其爲伊川年譜也則又爲之分疏曰劉待制亦有異論劉非蘖黨蓋不相知耳伊川朱子之所尊師學問淵源之所自出也況以朱子衛道之嚴而於元城猶不揜其美如此大君子用心之公真可以爲百世法矣彼以小人之腹測之者秪見其私且陋而已
劉元城言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

人朱夫子極稱其有味人不讀書則心放而百邪乘之其害固大矣然今歲不讀明年猶可及也彼小人者寡識而喜諛所進者玩好之具也所慣者儇薄之態也人家子弟心志未定情慾將萌淫媟之語一入其耳後雖有嚴師良友朝夕而先後之亦無及矣所謂小人者非必大奸巨猾包藏凶險之謂也委巷流俗之徒自謂能愛人而壞人心術戕人壽命者比比是也嗚呼可不懼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云者非詞藻賦詠之謂也然有德者必有言深於道者其文辭無不工

也朱夫子少嘗用力於韓曾之文旣壯則不屑爲也然
至足之餘英華溢發矢口成章矩矱森然如靜江府虞
帝廟碑典則爾雅無一字凡近語直可以上薄呂黎歐
蘇無是作也其古詩步趨魏晋而澤之以經傳要之非
黃陳諸子所能彷彿其題劉秀野隱居曰門前車馬客
無非朝大夫問君獨何事中歲遽此圖長安二三公鬢
白形枯癯隱憂念名節能有此樂無嗚呼亦可以一唱
而三復矣

人之處聲利得失之際者大率有四等未得而患得旣
得而患失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此其最下也莊子曰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夫旣以舍爲悲矣則其操之而慄也不過怵畏於禍福之際而已然而知有可怵也則猶勝於乾沒而不它顧者此下之中也名節之念禍福之怵交戰於胷中則其視祿利不啻若坑穽捨之而去豈有戀哉然而有不能捨者則以其交戰之故也中人以下若此者多矣有能强勉而捨之以去者亦中之上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義所當無適而不安者其唯大賢已上乎

梧里李文忠公嘗語一卿宰曰公能無陷爲小人之寃乎其人亦名卿也艴然曰某雖不肖汙不至爲小人相

公何見待之薄也李公曰不然吾少時聞嶺南有鄭仁弘者以遺逸徵爲臺諫方入城舉朝想望其風采苞苴不敢行市井不敢爲不法吾時望之何啻如天上人及其既老干名義毁廉隅無所不爲竟伏大憝之誅而後已如吾者又安敢自保其不爲小人乎吾今八耋名位已極尚惴惴焉不敢自放君愼無易言之哉是時李公蓋已告休矣古人之兢兢於名節也如此

東坡與伊川先生平生好尚不啻如氷炭然亦有不約而相合者不爲人作狀德銘墓之文是也伊川平日罕作文辭自家庭以外未嘗有一篇叙述其不爲人作文

固易爲辭也東坡唯爲五鉅公作銘其它則皆拒之嘗
奉君命爲冨文忠趙清獻司馬文正碑及命爲趙瞻碑
則上疏力辭蓋其意不欲爲中人已下作溢美語也有
張君子者請冩其先塋神道碑東坡不許曰平生唯冩
范景仁一志以先人研席之舊義均兄弟也其餘皆辭
之矣今若爲公家冩則見罪者必衆矣是不唯不欲作
溢美之文亦不欲涉筆於溢美之字也夫以東坡之文
章四海之延頸企踵願以千金易一語者何限而終身
不肯破戒其亦難矣朱夫子少時擬張敬夫丈作魏公
行状晚頗悔之自六十五歲以後絕不復作状誌趙元

鎮中興名相首表章伊洛之學者也於其碑既諾而旋
辭之於呂伯恭陳同父皆不肯爲銘一門人必欲得先
生之銘過期而不葬其親先生曰自古未聞有以無銘
而不葬其親者竟不肯作其微旨所存亦可知已
諛墓之習其来亦久矣蔡伯喈漢人也尚曰吾撰郭有
道碑獨無媿色其它之可媿者固已多矣劉叉以諛墓
譏退之然退之之文尚多直筆且指事叙實罕爲泛論
李習之嘗言于朝請令臣僚撰行狀送史館者唯紀實
蹟勿爲虛美語如魏鄭公但載其諫爭諸疏不必言其
直段太尉但載其以笏擊朱泚不必言其忠後世如歐

陽碑誌尚有此意蔡齊名臣也位至宰執而行狀中緫
論其爲人不過二十許字葢必如此而後可信於後世
今人狀志緫論動至累百言孝友端直人人相似雖假
辭於子長又孰肎一過目哉是求其傳後而反使之不
傳也錢謙益𥡆歸熈甫文特舉其趙汝淵碑李羅村狀
二篇以爲置韓歐集中不辨趙碑唯叙其世系生卒外
是無一語李位至正卿而獨紀其董工一事而已兩篇
之文平平無它奇其約而不溢則非韓歐亦鮮能也
趙清獻嘗言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君子不幸有
詿誤當保持愛惜之夫清獻君子人也其意固善矣然

聖王用法如懸衡輕重在彼而吾無與焉以小人之故而深治其小過非所以爲天下平也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周官司寇有議賢議能之典未聞以不賢不能之故加其罪也且君子小人未易辨也胡康侯以秦檜爲賢張德遠以李忠定爲邪彼二君子者猶不免此況後之人內挾朋黨之私而外眩乎毁譽之爽得清獻之說而行之吾恐小人未袪而君子之先受其禍也然則君子小人之羅罪也一施之而無別焉可乎曰君子固未嘗有大惡也不幸而罹無妄之咎者則有八議在焉若眚災肆赦宥過無大聖王不易之良法不可以小人

廢也
申公穆生同客于楚穆生去而申公不能遂不免髡鉗之辱蘇子瞻以詩案下吏幾死謫居黃州自言以黃冠草屨放浪山水間爲醉人所罵輒自喜其憂患畏約至此及復起爲顯官也在史院讀漢書見申公事有詩曰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蓋申公去楚杜門謝客後復以趙綰王臧之薦徵議明堂事未幾又罷歸故以詩譏之如此然子瞻以是後三出三入竟至有儋耳之行豈所謂不見其睫者耶抑雖知之矣而有不得不爾者耶

東坡言世人蓄軾詩文者率真僞相半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世所行東坡集編訂頗精然亦不免此程朱夫子集皆經大儒先生而間亦有誤収者二程文集卷首至少而如易序上下篇義皆非先生筆朱子全集最少譌錯而我東所輯遺集亦多取它人文余以抄　啓應製嘗進朱子書故寔極言其不可不辨　聖意亦不以爲不然也程子著易傳序未嘗復有易序也今所謂易序者其說易宗旨與程傳大異且其言有曰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張敬夫題程子受學濂溪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朱子答之累

十百言終不擧易序以爲證也朱子又嘗擧二程集中語與濂溪説相近者若千條以訂其淵源之有自如程邵公誌李仲通銘顔子所好何學論凡一語及二氣五行字者皆搜採無遺使伊川之文眞有曰太極無極者引此足矣又安用多言爲哉朱子手編二程文集片言隻簡無不裒收後之學者乃欲求多於朱子之外而不自知其爲人所誤也豈不惜哉

朱夫子三女婿其一爲黃直卿其二則劉學古范元裕見於世系行狀年譜者甚詳明人小説載朱子過蔡氏女詩以蔡九峯仲默爲朱氏女婿此無稽之談也近世

編遺集者乃取而錄之九峯行狀載真西山集中詳著
講系未嘗言娶朱氏也今人沿訛而不考多以九峯爲
先生婿者委巷之傳易以誤人也如此
杜陵集中有放歌行贈張四兄其首句云與兄行年較
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者是也其詩爲在嘉州時所作
子美晩年詩其年時居止歷歷皆可考也子美自成都
舟行至夔州路過嘉州僅一再宿耳安得有詩中所謂
四時八節也且其詩雖道麗可喜在唐人中近岑參高
適置少陵集終不類也岑嘗爲嘉州刺史豈或其所作
歟閱東坡詩集有山谷詩混入者其雜著二篇乃伊川

遺書中語并世誤收盖自古有是矣然以伊川之言而入蘐氏之集亦可謂不倫甚矣

萬柳濃陰鶯世界一江踈雨鷺平生不知爲何人作也而自二十年前盛傳于世以爲余作余不工詩不能爲此語然亦不欲學此等語也道德如程朱文章如杜蘐其爲人所假托以取重固也如余者又何人哉而世亦有僞余文者不獨此一句而已良可笑也

范蜀公言君子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而無智名無勇功乃其願也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旨哉言乎可謂仁人也已晁無咎作禽屯田墓銘

曰天下平治士無功名能否一區之死無聲此盖有爲而發也然一轉則為韋災樂禍之言矣
東坡言塗巷小兒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嚬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大喜唱快豈北宋之時已有如今所謂三國演義流傳于街衢婦孺之口者耶人心好惡之公無古今知愚一也東坡之言如此而頴濱作貫詡論乃曰使曾公誠用詡言吳不助劉而玄德曰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而孫劉皆奮若頴濱者豈獨無塗巷小兒之公心者耶
歐陽文忠公議濮王典禮未嘗為追崇之論也唯欲不

改其父母之稱其於禮亦不爲無稽矣然晚年退居著濮議四篇於呂誨范純仁諸公皆極口詆之以爲諸人初未有力爭意而所論它事無一可施行者遂不得不借濮議爲名而去以掩其恥其亦難乎爲公言矣蘇欒城自作潁濱遺老傳紀其在政府時事如劉摯呂大防諸公皆斥之不遺餘力而於已所論建則言言皆自以爲蓍龜也唯韓魏公久枋大政不一與人校英宗之疾與富文忠異議至疑其忘先帝呂誨至劾其不忠王陶至以爲跋扈然韓公則於諸公無一譽言也是眞可謂大臣也已矣

英廟時嘗申嚴講經之制凡大小科會試皆背誦一經而後許赴應舉者多苦之方相與聒聒李叅判宜哲曰誦書有訣方願諸君未知耳李公時方以宿儒見推尤邃於經諸生聞其語意其有獨得之祕也聳然爭請教李公曰唯熟讀耳諸生皆憮然失笑然誦書訣方實不外是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或問爲文于歐陽公公曰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耳李公之言亦歐陽子之言也李公陶庵李文正公之門人也

東坡與陳季常書勸其在謫中勿輕用物曰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致福之一端也此語雖若卑近然君子

處約其道固然不獨爲求福也東坡在黃州每日以晝
叉掛百五十文錢貯之筒中用盡則不復加也然猶以
日一食肉爲侈及在儋耳則時年已老唯啖蘿葍菘芥
而已亦可謂能踐其言矣
人不能自傳必待能言者而後傳言之不文則行之不
遠此文章所以可重也然古之賢人君子托於壽後之
文而不能傳其名姓者亦多矣羔裘司直之大夫衡門
樂飢之君子蒹葭白駒之所謂伊人皆衰世獨行之士
也戶誦其詩而莫知其爲誰某然猶知有是人也若屈
子之所爲賊摘頌者在擧世溷濁之中而獨立不遷行

比伯夷戰國之士能若此者幾何人哉而世不惟不知
其姓名并亦不知有是人也豈不重可惜哉或曰是屈
子之所自比也豈別有是人哉余謂屈子引物自況皆
以微辭托意而不復說破其實如三百篇之有比體也
至橘頌則專用興體上八句稱橘之美下十句舉其人
而實之固與微辭自況者異矣且其辭有曰嗟爾幼志
有以異兮又曰年歲雖少可師長兮曰願歲并謝與長
友兮是豈自比之語哉楚俗既衰無指不惡蘭芷蕙茝
皆爲蕭艾而是人也以眇然後生獨能不渝其素此屈
子所以愛之珍之而願與爲終身之友也惜乎其名之

不傳也或曰是殆宋玉景差之徒歟曰未可知也然高唐神女好色之賦勸百而諷一宋玉則殆非其人也莊周雖非聖無法然其説理有極精到者齊物論言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此即儒家所謂有理而後有氣非氣則理無所寓也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此即所謂冲漠無眹萬象森然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此即所謂無聲無臭實理之所寓也佛氏之言心也有曰不得跳舉不得昏沈而莊子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佛氏言定生慧而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在吾儒則所謂静中有物勿忘勿助所謂定而後能静静而

後能憲者是也天人理氣之妙主靜養心之功吾儒精
義之所在也而其言之脗合如此亦不可謂無所見矣
然所貴乎見道者欲以之措諸用也是曰是非曰非有
曰有無曰無瞭然而易知者吾聖人之道也莊氏之說
則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不是然不然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釋氏之說則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非
有空非空其爲不知者迷藏之訃則得矣其將何以立
教於天下而與天下共由之哉
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士君子爲天
下萬世立言又安可不依於名教哉由宋元已後世道

人物亦已卑矣而忠臣義士殉國之多則非漢唐所可及程朱諸先生扶樹綱常之功不可誣也王安石以馮道配伊尹曾子固以揚雄儕箕子毛奇齡論管仲召忽事直以爲聖人論仁但以捄民爲重雖失身偷生亦不足恤近世李瀷亦名士也以爲孔子遇篡弑竊國之主苟能用我則亦必不嫌於委質其不依於名教也亦甚矣

後世之好爲異論者有非薄湯武者矣甚至有誣及舜禹者矣至於大堯未嘗敢有間然者矣毛奇齡自稱爲儒而肆然以篡名加堯至與宋督並擧其誣聖蔑天之

罪非誅絶之所能容也近世耆奇之士乃或有崇信其言如金石之不可易者嗚呼其亦不思已矣

近世中國之儒率多崇漢而抑宋以爲漢儒去聖人近比宋儒宜多可信余謂近世而可信者唯名物詁訓耳義理之在人心者千世一揆固未可以古今限也西漢之儒莫醇於董生東漢之儒莫盛於康成董子之釋春秋以逢丑父之爲君代死不如祭仲逐君之爲忠康成之釋詩也以考槃之永矢弗告爲誓不告君以善道節南山之不自爲政爲恨上天之不早革命至如何休之徒以衛輒爲尊祖叔術爲賢者而其說則皆本於公羊

氏公羊氏子夏之門人也其去聖人尤近矣然使是說行於天下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幾何不大壞而無餘也幸而有程朱氏出然後婦人孺子皆能知大倫之所重而聖人六經之教始免爲悖常傷化者之所藉口矣彼欲壞亂而抹摋之者獨何心哉朱子論陳太丘吊張讓事其意常不滿之以爲荀彧陳羣北面於曹氏之廷蓋自父兄師友之間有一種枉尺直尋之論使其流害之至此及晩歲作聚星亭贊乃極稱其吊豎全邦至以炯然方寸秋月寒江稱之論者或疑其牴牾然聖人不爲已甚太丘之吊固未爲屈己也況其深思遠慮之所及

一邦之人咸賴其賜其心與迹俱皎然無可議者但不善學之則枉尺直尋亦其弊之所必至也朱夫子初年之論防其弊也晩歲之發道其實也亦無怪乎前後之不同矣

朱夫子於聚星亭之措蓋惓惓焉不啻屢致其意及其作贊也有曰或乃附曾犁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同歎蓋必有所感矣而亦未質其何所指也傳忠肅公察靖康之烈士也其子自得亦有志節而濡迹於秦檜用事之日以陰紓善類之禍朱子狀其行爲暴其心迹自得之子伯壽亦嘗受業於朱子之門而爲作胄爪牙首發

悖語以詆先生先生之語豈或爲此輩發歟
考證之學固不爲無益于讀書也近世之學專以是爲務說經者不講義理讀史者不問治亂唯以字訓之同異年月之先後斤斤焉爲平生之家計弊精以求之焦脣以爭之終身仡仡而不知止其亦可謂枉用心矣余嘗與成海應龍汝論四庫全書總目有書累百言反復抨擊頗自謂切中近世之弊然其時所論專爲紀曉嵐而發曉嵐固癖於考證然其文章識解亦實有過人者若今世所謂名儒者愈精愈博愈巧愈新而其學術則愈不可問矣然彼其豈不知其爲末務小道哉理義經

濟文章之學由漢至宋亦既已略備矣後來者繼以有作其大者終無以求勝於前人唯其微細而不悤者特或有前人之所未及彼既欲務勝於前人則勢亦不得不求諸前人之所未及其勢固不得不出於考證考證之大者前人亦已盡之矣其勢又不得不出于至小且末者嗚呼自今已往天下之學術將日以益下矣爲考證之學者必攻宋儒殊不知考證之大者實自宋儒始也九江彭蠡之辨昉於胡秘監尚書古文之疑始於吳才老西京律尺之以九爲度晰於蔡季通至於朱夫子之所考證者尤不可以一二計如文王之不稱王

如

周公之不踐阼微子之不抱器而適周茲皆聖賢行事大義之所繫也近日之爲攷證者果有能尚乎是者乎余非惡夫攷證也近世考證之學自顧寧人始知寧人者大節偉然可竢百世當時讀書之士固未有能先之者也其人旣正其學亦醇其言皆和平溫雅其於宋儒雖有異同亦未嘗肆口詆訶也使考證之家皆若是者吾亦何病夫攷證哉余嘗見近人說經之書幾數百卷大抵皆攷證之論鮮有一可採唯一條言孔子不出妻者極有理玆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學者使攷證而皆如是者吾又何病夫攷證哉

近世中國之儒率多斥宋儒爲空言而以攷證爲徵實之學吾未知主敬求放之工與偏傍音詁之辨果孰爲實用也又未知君臣父子之倫與草木蟲鳥之名果孰爲輕重也宋儒之學非一槩也而其醇者必宗論語近世之學亦非一率也而其精者乃以爾雅說文爲宗吾又未知爾雅說文之與論語孰切於實功也然爲宋儒之末學者亦固有以召此譏矣聖賢之訓必就夫衆人之所可見者人之所不能見者聖人亦未嘗輕言也是以性與天道子貢猶歎其不可聞而孟子言性不過以四端之已發者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

者性之發也衆之所可覩也今𢾗爲能宗宋儒者動輒言萬物一原之性氣質未雜之理陰陽未分之太極是果孰見而孰證之耶故曰爲宋儒之末學者亦固有以召空言譏也

性命理氣之說聖人未嘗輕以告人也而程朱夫子以是爲恒言門人弟子盖莫不聞焉豈程朱夫子之所以教有異於孔氏歟曰非然也程朱之時釋老之教大行爲其說者率多能言性命理氣之糟粕而近理亂眞壞人心術吾儒之髙明者亦往往陷溺於其中程朱夫子之言豈得已哉今新學小生皆能言釋老之爲異端也

而正心誠意存養省察之工瞭然無它岐之可惑使程
朱夫子生於今日其所以設教也亦必有其宜矣程子
受業于濂溪而平生之言無一及太極圖者朱子嘗告
門人曰孔子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非禮勿視聽
言動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從事於是則其
心自存不待言求放心也孟子說求放心後之學者已
便有求心之病嗚呼繇是言見之則程朱夫子之爲後
世慮亦可謂至深遠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以天下耳目口之相似證人心
之所同然其義一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情也

而孟子以是證人性之皆善孟子之意亦何嘗離氣捨形而遠求諸冲漠無眹之始哉先儒謂孔子所言指氣質之性孟子所言乃極本窮原之性萬物皆一不可言相近愚竊意聖人之言寬緩不迫其言相近亦如孟子之言相似耳朱子荅程允夫書謂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其曰相近乃指氣質之性耳後世儒者皆以此說爲宗然朱子此書在初年不載原集若集注則亦微有不同矣

近世博學之士人皆以顧寧人爲稱首然但以其攷證耳余謂寧人之於攷證自是其一病其節義文章之卓

然未必不反爲其所掩也詞章之士罕有能兼節義者

陶元亮尚矣司空表聖謝皐羽之詩文未必能高出古

人也尚論之士猶喜稱之豈不以其節哉　皇朝鼎革

之際文章之士全節而可稱者唯寧人與魏氷叔爲最

氷叔之文世所推也寧人之文不免爲攷證所掩而不

見列於作家余嘗玩其所作雖不矜繁富而深醇雅潔

實有非詞章之家所能及者其信筆短牘寂寥數語亦

皆有凛凛忠義之氣使人聳然而起敬至其詩托意深

遠命辭精煉直可求之於晉宋以上不論齊梁也顧其

學不專於詞章不甚多作耳然視陶元亮司空表聖則

亦不啻已影矣余故嘗謂品近世之詩文者當以寧入
置諸王士禛朱彝尊之上今人未必不駭余言也百世
之後必將有同余言者
余素短記性雖曾讀百餘遍者數月之後輒多遺忘旣
老愈益甚自三經四書以外無復能成誦者唯平生酷
愛延篤與李文德書自十餘歲一覽卽誦至今五十年
未嘗忘一字也今記其要語于此曰吾嘗昧爽櫛纚坐
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典歷姬公之典禮覽
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
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

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
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漸離擊筑
傍若無人方之於僕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
子不陷於不孝爲人臣不陷於不忠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從此以後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
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篤字叔堅後漢人也余嘗爲賢
吾弟憲仲作尚友書列三代以後有道德文章者數十
人而躋叔堅于其中曰吾兄寂與之相善
東坡晩年與人書有曰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
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誠乎哉是言先賢有言吾輩從

平地上點撿古人得失甚易不知事到手頭却有無限難處夫百聞者不如一見傍觀者又與身親當之絶異細事猶然況任天下之至重當天下之至難者乎且史冊所載十不詳一今與人對面而譚退而傳之能盡其本意者或尠矣況由千百載之後掇拾於斷簡之所遺而剔抉其是非於一句一字之間不亦難乎吾弟憲仲嘗著史論若干篇既而盡焚之作焚稿識余少亦有明史論凡有三部在二十以前者無一篇可存三十以前者十或有三四可採至四十後作續史略翼箋自謂稍依於平恕然由後視之又未知果何如也大抵後生有

才志者欲作文字不患無題目閱事未熟不必遽作史
論也
東坡平生深惡曹操作孔文擧贊曰晉有鞨胡盜賊之
靡欺孤如操又鞨所恥且以塗巷小兒之欣戚於劉曹
之成敗爲人心之公而其作魏武帝論則稱操爲魏武
而斥呼昭烈之名又言昭烈新造之蜀可以坐取而不
敢加兵有若惜其失機者然蓋亦少時之論旣老而自
悔者也君子立論當爲君子謀不當爲小人而謀胡明
仲作通鑑管見於篡弑竊國之主必爲之曲賁籌畫代
設方略曰若是則事機脗合庶幾近正而惜乎其不能

為也嗚呼亦異於君子之用心矣此張敬夫所以欲焚
其書也
入繼大統而致隆於所生之親固禮之所不許也若中
興之君無所受命者其爲禮亦宜不同漢世祖不敢稱
南頓至不敢立廟於京師吾未知其於古禮何如也盖
當時公卿多章句小儒徒懲於定陶共皇之事而不識
其所處之大異眞所謂矯枉而過其正者朱子於此盖
有微詞其謂成哀致亂之主自不當入廟者亦可見矣
獨胡氏管見極稱其合禮胡氏以薄於所生見譏鄉里
其作史論於爲人後之義輒盛氣張目而言之至謂爲

人後者於本生父母非唯禮不當致隆方寸之中亦不
可存私厚之意夫爲人後而降其所生雖曰禮之所宜
亦人子之至不幸也哀恫而居之不得已而行之怵惕
紆軫而不能忘天理民彛之所固然也若胡氏之言者
仁人孝子之所不忍聞也胡氏事見朱夫子所撰白水
劉公行狀朱子於胡氏深所不滿然以其爲前輩名家
且有立朝名節不欲顯言其失唯嘗言胡侍郎文字與
所見處甚好到自做處全然相反又曰管見儘有好處
但好惡不相揜爾綱目中雖頗採管見而其悖理傷義
如上所論者率多刪抜張敬夫五峯之門人也胡氏於

五峯爲兄而敬夫欲焚其書有以也夫

著書立言古人重之孔子自衛反魯年已六十餘矣而後成易翼修春秋詩書禮樂各得其所程子自言七十而後著書朱子諸書皆至老刪改先易簀二日猶更定大學章句其初年所述如困學恐聞編者皆毁棄不留而論孟或問亦不欲傳于世盖其慎重也如此而况於後學乎余少不自量頗有意論著今而思之殆無一言可存者唯尚書補傳訂老二書成於晚年而用力頗深

續史略翼箋修　先人之業者也家言則累世模範之所徵也不可以不肖之故而闕焉不傳其餘則一切掃

去之可也

治己者必先正其心術觀人者必先觀其心術聖人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所由者其心術之所在也均之爲趍利也巧避其跡而陰享其實者其情尤可惡也均之其爲惡也已不自犯而假手於人者其罪尤不可容也

或論衛輒之事謂輒當避位以從父于外而羣臣百姓不聽其去輔之以拒蒯聵朱子斥之曰若是則掩耳盜鈴爲罪尤大君子之論蓋如此藕子瞻以荀文若爲聖人之徒其論固過矣然其意則猶依於名教也其弟轍則曰方是時中外之望屬于曹氏雖不加九錫天下不

歸曹氏而將安往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可以免爭奪之嫌惜乎曹公不忍數年之頃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轍之意盖欲操少遲數年以圖禪代之自至而謂文若之心亦如是也是則又掩耳盜鈴之不若矣然荀文若之事猶未足多辯也子瞻謂孔子請討陳恆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而轍則曰齊强魯弱其勢未可伐孔子知哀公之必不從也故告之以存大義耳是則以己之心術窺聖人而謂聖人不誠於告君也或謂穎濱簡靖愈於其兄吾不敢信也

古君子立朝論事未嘗有阿私也雖同道之人協心而

共濟者遇事可否不嫌其有詆觸蘇穎濵爲諫官歷論時宰言司馬光呂公著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又言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溫公申公旣未嘗以此爲嫌而亦未聞當時論者疑蘇氏之有間於馬呂也若呂獻可譏濮王典禮直斥韓琦不忠歐陽修奸邪則亦過甚矣然韓歐二公皆不以爲深怒而至今尚論者無不以韓歐與獻可并稱爲正人嗚呼使朝廷之上常有此風朋黨之禍又何自而作哉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集注曰攻專治也或者疑

之以爲異端之害雖深惡而痛絶之唯恐其未也今但禁其專治者不亦緩乎愚謂讀書鮮義當先考其時夫子之時豈有後世所謂異端哉楊墨申韓莊列之出皆戰國以後也老氏之說未及大行而釋氏不通于中國天子所謂異端蓋若曰異於常事者云爾三代之時爲士民者皆有常業如詩書禮樂農工商賈人倫之所由叙日用之不可闕者是也外是則皆異端也是時所謂異端者稍異乎天下之所通行者而已亦未必大悖先王之教而自放乎人倫之外也且或有奇偉卓絶而非世俗所及者矣聖人之爲戒也猶若此亦可謂至嚴矣

事不師古皆異端也言不則乎先王之典訓皆異端也
索隱行怪異端之尤者也然豈唯道學有異端哉曲藝
小數不軌于大經者異端也百工之事奇技而新巧以
蕩人之耳目者亦異端也後世之文駢儷藻飾與鉤棘
險怪不期乎辭達者皆聖人視之必皆以爲異端矣
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先儒謂聖人非教人博奕也特甚言無所
用心之害耳愚謂聖人立言平正無弊未嘗有過於抑
揚者斯言也使博奕之徒得之豈不足以藉口乎盖夫
子之時未嘗有後世賭博之風也爲學之道莫先於求

其放心奕碁者不專心致志則無繇取勝是亦求放之一術也古所謂博今不可放意亦當有法象所寓而不至如今世之喧閙爭奪喪其威儀者若使春秋之時有如今馬吊之戲者聖人寧有是訓耶愚故曰讀書解義者不可不先考其時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或疑人有敏鈍事有艱易或不思而得或百思而不能通如之何其率以再思爲限也愚謂夫子所言指臨事之思也其所謂再者指其轉念而言非以其生熟久速而言也凡事之宜思者可與不可兩端而已始以其可而思之又以

其不可而思之始旣以爲可矣轉而思之曰得無不可乎始旣以爲不可矣又轉而思之曰得非可乎此之謂再思也

常人之於臨事也利害之念卒常居先及其再思也則本心之明未始不晰然於義理之可否矣若中人已上則其始思也固已知有義理矣猶恐其未精也則亦再思之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取可以與者始思之所可也可以無取可以無與者再思之所可也然則思之彌熟而義當益精又何咎乎三思也曰余甞遇事行之則內怍于

心不行則大咈于俗思之既熟已決意不行矣反覆屢日忽思古人所行有類是者遂不能固守初志至今悔之而不可追也此豈非三思之惑哉

孔子之所惡者四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是也子貢之所惡者三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訐以爲直是也天下之可惡者多矣下愚無知不足惡也索性小人貪暴而鄙悖者夫人而皆知惡之亦不假言也是七者用意皆遠于忠厚而又可以竊釣直明察之名此聖賢之所深惡也嗚呼後世之士不得志于時者非苟賤卑汙則其不能自免于聖人之所惡者多

矣可不戒哉

金景七嘗語余曰與一二士友講論語或問論語中何句最好一人舉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一人舉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余曰先言者氣像固好語其切己之工則未也次言者可謂切己矣然成德之事未見所以入德也在吾輩則其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乎余又曰孔子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夫子嘗謂人須盡精三百五篇而後始可講此語詩猶如此至論語則言言皆切近平實尤不可如是揀擇也

論語集注釋性相近之性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

也古人言性未有不兼氣質者孟子言性善雖主於理然其謂犬牛人性之不同先儒亦以爲兼氣孟子與告子辨者多矣豈此一章獨兼氣質而他章則皆捨氣而專理哉且理不可見也可見者皆氣而已是以孟子言性善必指其發於情者以證之四端是也其告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夫豈或捨氣而言性哉然則朱子何獨於論語此章謂以兼氣質而言也曰孟子以後道術不明異端之説日滋月熾天下言性未有知原乎理者程張二夫子始發揮之而後天命本體昭然呈露人始知此身之耳目鼻口手足百骸無一非天理

之所寓也亦始知此身之一語一默一靜一動無往非天理之所在也其功可謂偉矣然天命本體雖純乎理而性之爲名待人而有有氣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性之名故程子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氣質之分始於程張而二先生之言乃如此又何嘗以爲捨氣質而可以言性哉夫言性一也而其指則各有所主孟子之言性善重在於理孔子之言性習義兼乎氣集注所云亦以是耳後世之言性者習聞程朱之論而不審其本意之所在其或以天命

氣質分爲兩性而動輒言人物未生之前性之爲字從生從心未生之前又安有所謂性哉

東坡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此蓋爲王介甫發也然又何獨介甫一人而已士方窮而在下挾書高談視天下之事殆若無足爲者及幸而得位當路能副其所言之一二者幾何人哉坡詩又有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勻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誤讀古人之書者其害往往如此然咎在於讀之不精非書之罪也介甫傅會周官爲青苗保甲之法使

天下騷然不寧其晚年辭官之表有曰失在信書事浸
成於迂闊蓋亦已自知其誤矣然大學曰與其有聚歛
之臣寧有盜臣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介甫豈不讀大學哉然其所用者則皆聚歛之臣也其
言曰立法之初不得不用小人旣成而後當使君子守
之聖賢之書寧有言小人可用者哉吾未知介甫之所
信者果何書也
秦檜從胡明仲求見文定公集語明仲曰尊公議論甚
好但不可行耳明仲曰所謂好議論者以其可行耳若

不可行何以謂好檜曰君不知乎孔孟言語極多不可行者只好留在冊子上使後世知之耳余謂秦檜之惡固不可勝言若求其所以爲惡之根株則唯此一語而已夫以聖賢之言爲不足行則遺君後親滅絶倫綱皆將何所憚而不爲哉世或以王安石誤國爲信書之罪然安石於詩書語孟皆不信而獨信殘缺之周禮其所信於周禮者亦不過註疏牽合之臆説而非周禮之本文也謂之信書可乎若以安石爲戒而不信聖賢之書是則爲秦檜而已矣夫安石之與秦檜則固亦有間矣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安石之所以

爲安石也孔孟之言不可行檜之所以爲檜也用意一
差殊轍同歸嗚呼可不戒哉
世或以洛蜀之爭疑程子猶不免於有黨是不攷其事
之本末也蘇氏之黨攻程子程子以是去位而蘇氏兄
弟則名位益隆未嘗有毫髮損唯一再爲賈易所詆然
易以是貶而蘇則固無恙也宋史以朱光庭賈易爲程
氏之羽翼光庭固程子高弟然亦未嘗深攻蘇氏若易
則不徒不見於程氏門人之籍凡文集遺書書牘之往
復言語之紀述未有一言及易者雖程門諸公亦未有
一言及易者其不爲程門之所與亦可知矣以易之故

而累及於伊川可乎且蘓黨之攻伊川亦不遺餘力矣一擯不復至於沒齒而程子章疏之上未嘗一及蘇氏雖與門人言亦未嘗一加怨言於蘇氏蘓氏則未嘗以程子之故一罹貶黜而前後章牘斷斷於伊川不已耶正枉直之分即此而可决矣嗚呼如蘓軾者劉勁清介百折不變固不可不謂之賢也唯不能勝其一念之私而不自知其爲邪枉之歸也豈不哀哉東坡嘗著續朋黨論曰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君子則奉身而退小人則唯怨之報當蘓氏之斷斷於程子也其亦念及於此言也歟

屈子之騷托意遠逝周流八極縱觀四方其結之也則曰忽臨睨夫舊鄉蜷局顧而不行忠愛眷戀之意百世之後猶可想也然離騷遠遊皆有此辭而離騷則曰以是終焉遠遊則猶復有抑心遐舉之語何也盖離騷之遊棄故國而它求也忠臣之義有死無貳亦終於不行而已矣遠遊則將以求道也故其終也至於無見無聞而無爲此其所以與離騷異歟

遠遊之終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夫旣無見無聞而無爲矣又將何所適哉是亦與

離騷之不行者無以異矣離騷之亂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説者謂彭咸殷之賢臣自沉而死者也然經傳古書實無所考豈或古有道之士遺世獨往而不反者歟嘗拜先壠行山坡中見有雄雉下啄村人曰此守壠雉也棲止飲啄不離山中砲矢不敢加獵者放鷹鷹輒睨而不搏以故久而無患云夫雉性耿介其不離所守亦耿介之實也使是雉捨其耿介而出山以求食亦安能免於患哉

古賢人烈士名湮沒而不見于後世者多矣幸而獲見于紀述者亦不免有顯晦之異尚論之士所宜蒐求而

表章也安史之亂忠義最著者率以張睢陽爲稱首薛
愿龐堅之守潁川與張許之守睢陽無以異也其死之
烈亦無以異也張許之名燀爀千古龐薛之名雖載史
傳而稱道之者或尠矣宋太祖自陳橋旋師入關有喬
元陸軌者爲周師禁兵守門拔劒拒之太祖不得進從
宅門入旣即位召二人將厚賞之二人皆伏劒自殺守
門之卒從之殉者屢十人嗟乎五季之際倫綱斁滅歐
陽子作五代史歷得死節之士三人死事之士十五人
然其卓卓如喬陸二人者亦無幾矣使當時將相大臣
有能如二人者數三輩柴氏之祚何自而移使天下之

受人委任者皆如二人又安有亡國敗家哉斯二人者不獨五季之所未有也而爲史氏者不能大書其事以勸忠義豈不惜哉

唐季以来人鮮知忠義之爲貴歐陽子作五代史始表死節之士雖逆亂僭僞之國苟能有爲其所事而死者皆稱述而顯揚之樂善勸忠固君子之所用心也然如揚吳之劉存孟蜀之高彥儔南唐之張雄胡則皆忠於所事有死而不貳者也劉高之死僅略見於世家而不與於死事十五人之中若張與胡者効節于既亡之國寧滅其家而無悔其志尤苦其事尤烈乃並其姓名而

沒之非馬令陸游之書則世將無知之者矣歐陽之史以梁唐晉漢周爲正統全忠簒逆之黨立傳者殆累數十人而其在荊吳楚蜀諸國者自劉仁贍孫晟數人外雖節烈智勇之士無一人爲之傳者盖以爲僭僞之臣而畧之也王蜀楊吳爲唐藩鎭至全忠簒位而後自帝一方雖未足以言義其視以叛國弑君而得者固不同矣雖如孟蜀南唐者視全忠則亦有間矣於彼則統之尊之有惡則爲之諱於此則抑之絀之雖有名臣而不爲立傳吾不知其何所勸懲也歐史以五代之臣不專於事一者入諸雜傳而其論曰入於雜者固可羞也夫

忌君改節誠可羞也然如朱瑄王珂者死於唐昭宗時不及見五代初未嘗事二君也而亦入雜傳何也余少嘗有讀五代史一篇指摘其義例之失凡數條而此二者未及論也今列之于此

明之爲義人所共曉也德之爲字亦人所恒用也經傳之言德者多矣讀之者未嘗有疑解之者亦未嘗有異說也唯於大學之明明德則聚訟紛然愈多而愈不止朱子嘗謂門人曰明德且當就切近易見處理會如出必告反必面昏定晨省徐行後長者豈不易見乎業味道言明德之意以平朝之氣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

不明先生責其閙說又曰只要你行之於身便也說不濟得事今之講明德者曰心曰性剖析毫忽至其行之於身者則未暇問也是固朱子之所深責也
尤庵同春兩先生與草廬李公同會講學尤翁五日不眠精神如常同春過三日輒熟眠一夜及起亦持敬不少弛草廬勉強不寐而或白晝垂首前輩精力之不可及如此愼獨齋與尤翁秉燭對話至徹夜尤翁則聳身更坐者三而愼齋則肩背竦直畧不見其移動其持敬之工純熟如此二事俱見三淵先生語録竊謂尤春兩先生精力雖差不同其篤於持敬則一也今人推尊愼

齋或遜於兩宋先生殊不知愼齋持敬之工如此夫先
賢優劣非後學所敢議也况其未及親炙之者乎
三淵論詩眼空千古其言曰不佞自少喜譚詩其在三
兄農巖之側從容揚扢歷選先輩名家彪炳于百年以
來者比比是實不副名獨取夫從翁洪公有風人韻致
而頗恠其初不大鳴於是知一時月朝未足爲千古殿
最而冲素恬退之人固如是廉於取名也從翁吾七世
從祖參議公之號也公富有文學清名動一時而不幸
壽不稱德未及大展布于時其詩爲三淵先生所稱如
此而近亦罕有知者淵翁此文見于拾遺亦未及刋布

于世茲故特表而識之

書曰洚水儆予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者葢濵洞無涯之義也禹貢曰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者河內水名也後世惡其名之爲降伏也改爲洚水而禹貢之文亦因之以訛余作尚書補傳已辨之矣近世攷證家旣引史記漢書及鄭康成之說以證其爲降水而又謂其即孟子所稱洚水水逆行謂之降水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河旣道而順行矣又可謂之洚乎且洚水者洪水之総名也洪水横流氾濫于天下若降水者一支川耳又可以専洪水之名乎 此条當刪去

夏小正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余自省事以来五十有餘年矣未嘗見四月有大雨三月之霖亦不過一再値之而其以旱爲憂則十歲而恒六七也夏小正夏后氏之書也其文古奥爾雅雖未敢質其爲大禹遺典要亦在數千載已上其時候之不爽于今如此孰謂天道有古今之異哉或曰三月四月之旱其故安在曰四月純陽而無陰三月陽亢而將極陽亢而旱固其理也然則九月陰盛十月純陰又何以無大水也曰陰陽之氣和而後雨陰盛而陽不應又何以能成雨哉

雲漢之詩其望雨也切矣而八章之内無一字及雨唯

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不敢輕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此意也癸巳初夏今領樞李公在政府時方值大浸之後有言今年麥農有豊登之望者領樞正色曰億兆之命繫於此君何爲輕發若是余深服之以爲有大臣之風焉

器玩書畫之古者賢士大夫往往多好之非好器玩書畫也好夫古也所貴乎好古者爲其可以觀古人之制度也爲其可以想古人之遺風也然此直古人之一端耳惟是之好而不知其有眞可好者則亦不足以言好古矣歐陽永叔嘗集金石遺文至一千卷當嘉祐治平

中與韓魏公同在中書明良際遭亦千載一時也而攷其文集四五年之中建明於君德時政者殆不能一二見唯編次題跋於集古錄目者爲四卷其亦可謂不急之務矣豈所謂通人之一蔽者歟塗轍旣啓流風莫遏宣和博古之圖至與花石綱同弊而前代墳墓多遭發掘今之儒者率以此爲說經論史之第一義曾見翁覃溪方綱詩集一袠之中率皆爲金石書畫作求其抒寫性情可以興觀羣怨者不可得一二焉其弊之滋蔓蓋如此

朱夫子得司馬公獨樂園圖與人書曰前賢遺跡正甭

何關人事而令人愛慕之如此人其可不力於爲善哉好古之士必有此意而後始可言性情之正矣蘇子瞻見許敬宗硏愛其爲端溪紫石滑潤如玉真四百年物而其匣有敬宗名謂不必蓄其匣亦庶幾知所好惡者近世中國之人有以秦二世碑爲古蹟之最而寶重之者其亦異乎吾所聞矣

東人稱謂多與中國不同者方俗之殊固宜然也若其襲用中國語而乖其本指者亦不可不正也宰相者輔弼之任也而東人則凡得二品階者雖冗散皆得稱之倅者副貳之謂也故宋人以稱通判而東人則凡爲守

宰者皆稱之京察者考績黜罷之名也而我國則以爲
六臘遷除之稱姊妹之子呼爲外甥而今俗則以稱女
婿若是者非一二然其傷倫害義莫如稱婿爲女者羅
麗之代夷風相沿爲人婿者呼其外舅姑如父母至我
朝中葉猶然退溪先生始斥其不可爲訓其後儒賢繼
作今無復此風矣而人家譜牒之稱皆爲女尚仍舊謬
甚至碑碣金石之文亦或沿用此稱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抑男爲女詘夫從妻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元明
以來稱外舅姑爲外父母今人聞此鮮有不非且笑者
然彼猶有外字以爲之别也至於抑男爲女詘夫從妻

混然無外內之別者則大書顯刻於垂後之文而莫之知𠎝亦獨何哉

東俗率稱母之兄弟爲內舅中國則無是也或曰妻之父爲外舅旣有其外又豈無其內乎曰女子稱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稱妻之父母亦曰舅姑齊體之義也婦人內夫家而外其父母家男子則以婦家爲外外舅姑之稱所以別於婦人也

宋祖肇國修先代帝王之廟各以其輔弼配食崇德尚賢及於異世洵昭代之曠典也然其擇之至精非剏業中興與身致太平之君不得預也而秦始皇隋文帝唐

玄宗列於其間此已汰矣至於曹操朱温亦偃然於五帝三王之次是將使亂臣賊子攘臂於天下也配食之臣尤多濫猥張良不配漢高馮異不配世祖而鼂錯牟融爲東西京之宗臣於唐玄宗則舍姚宋而取張說王琚於肅宗則舍汾陽而取苗晉卿裴冕皆不可知其何說至李斯賈詡王朗劉鄩敬翔之徒皆得與皐陶稷禼同科宋朝文物比漢唐爲㝡隆而其鹵莽繆盭如此自程朱夫子倡明義理街童巷婦皆能知簒賊之可誅今北京帝王之廟腏食至多堂階之上殆無所容籩豆而窃國簒位之君黨賊助亂之臣無一人得厠其列者程

朱夫子之功豈可誣哉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此朱夫子之訓也古之學者專於一經董仲舒不言詩毛公不言書伏生不言春秋俱不害其爲大儒也孔氏之門唯商瞿學易雖曾思孟子未嘗語及於易亦不害其爲大賢也今之儒者一書之不知則以爲耻汎濫涉獵唯博之是務其思之必不能精其治之必不能專且神太勞則昏精太用則耗以昏耗之神精而治不專之業雖欲求一書之粗通其可得乎專於一經若不知有它書及其渙然而融會亦未始不可盡通天下之書也

余再著易說旣而盡棄之命理之精象數之奧非余之所能窺也間或有一二新得皆字句瑣義亦不足以究楮藤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先儒謂罔者視之如無也愚竊謂此爻之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遯九四之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其文勢正同盖罔之爲義與不字相近謂小人恃力用壯而君子則不然也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先儒以上亨字爲衍文愚竊意萃亨之亨當讀爲享享王者謂享于天子大有之公用亨于天子升之王用亨于岐山本義皆讀爲享亨享二字古相通也鼎元吉亨先儒皆以吉爲衍文

蓋以彖傳釋經但言元亨而不言吉也然彖象舉經文不備者非一也隨臨革无妄之元亨利貞皆但言大亨以正而不釋利字兌之亨利貞只舉利貞而不舉亨皆省文也恐不宜以此而疑經文之衍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無一相同者此易所以通萬變而不窮也此卦之辭若去吉字則與大有之卦辭無一字增減矣或曰萃卦之亨王假有廟謂於享祀之時而王假于廟也故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三說皆余前著易說中不載者姑表之于此

余以參下史官遣基彈削職後蒙敘屢拜三司引義不

出一日揲蓍問行藏得剥之坤爲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之象未幾遂出膺玉署之命方未叙時嘗遘疾甚劇夢遇嚴生君平叩以前程君平言前程當亭通然每事須小心也余在夢中猶知亭之爲亨也又贈以一句語曰通精神於霧豹露文章於梧鳳余謂梧不與霧爲的對欲以雲字代之旋又疑雲鳳字無出處旁有一人曰王勃碑序不曰雲鳳昭乾坤之瑞乎及覺猶瞭然也伊後歷驗率如夢中語不爽而其以不能小心致悔吝者亦多矣君平名瓊以卜筮游公卿間余幼時所狎習者至夢見時則歿已久矣

詩之爲道以興觀羣怨爲貴雖後世詞人之作亦往往有能感發人者至律詩之出而此意遂埽地矣或謂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叶於宮商有韻之語何可以無聲律哉是不知本末之言也詩言志歌永言發於志而爲詩有詩而後永之以爲歌依之以爲聲和之以爲律今之爲詩者乃作詩以求合于律其離於天機之自然也已遠矣况今之所謂律者非古人宮商鍾呂之遺而直出於一沈約之胸臆乎沈約自矜其妙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又歷詆漢魏詩人張平子蔡伯喈曹子建王仲宣以及乎潘陸顏謝之徒皆以爲去之彌遠然則屈子

之騷子建仲宣之詩皆將在後世律詩之下乎律詩之出千有餘年興觀羣怨之旨日益以不可問而風習已成固無復奈何矣近世自命爲詩人者又欲取古詩歌行而盡束以平仄之格吾不知其何意也

詩者韵語也固不可以不協乎聲律特今之所謂律者非古之聲律耳若無韵之文則又異乎是矣駢儷之作雖非古文亦文之一體也唐人以律賦取士其體則駢儷也其律則與詩相近唐之文士皆出墝屋功令之作遂以成習一代駢儷之文率多自諧於平仄而其不甚拘束者間亦有一二至朝廷制誥之文尤不拘此然晩

唐文靡此弊益痼及有宋歐蘇諸公而後始一掃而矯之雖專尚詞藻如汪藻李劉者亦未嘗屑屑於是也唯句尾綴字之以平仄遞互者遂成科條不可復變耳文之拘偶儷者古人猶譏其俳優况又局之以平仄乎自元季以後復扇唐人之弊風爲儷語者一用律賦之格而視唐人又加甚焉東人則幸無是也奈何以慕効中國之故而反欲緣襲其弊風乎

蘇子瞻嗜古好事尤喜文房而至許歙宗研匣則不欲蓄之好惡之正固當爾也我東文衡研南袞爲大提學時所造也其後爲大提學者遞相傳授號曰傳心研我

朝治法最尚文敎文衡之任視三公尤重得此硏者榮動一世然南袞之戕賊善類罔不容誅又不啻浮於敬宗是硏也尚足寶乎壬辰兵燹是硯失不復存是則文苑之幸也今之所傳者五峯李公好閱典文時所新置也時吾先祖文敬公爲安東府使得馬肝石作硯以遺李公具事載五峯文集余叨是任旣得硏視之眞馬肝石也知其爲我先祖舊物心竊自喜欲爲文識之然硏池上刻歲月其下有鶴巖字鶴巖者豐陵趙相國文命號也所刻歲月與相國典文時相符豈五峯之後又嘗有更造歟抑五峯得硏後百數十年至趙相國而始爲

之款識與文獻散落有疑無質亦未敢決然筆之于書也

余以壬辰春叨典文衡得傳心研前歲辛卯入中國浙人韓韻海贈余歙研一方永平知府阮常生又贈余端研曰此家大人總督廣東時所得也其上有端溪紫玉四字家大人手筆也阮之大人名元號芸臺今爲輔臣中國之士推之爲宗師端歙之研天下之絶品也傳心研我 國之所寶也半歲之間舉集于余亦可謂奇矣然余不能書無所用研性又踈迂不能品器玩季弟世叔知嗜古亦頗解鑑賞遂盡以端歙二硯歸之無幾何

又辭遞文衡今床席之傍唯有一頑石拒墨者然余老矣益不復從事觚翰有書札率倩人代之硯之佳劣又何與於我哉

古人未嘗不食肉也至於牛肉則亦未嘗輕食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以千乘之君無祭祀賓客之事則猶不敢宰小犢而況於其下乎東方之俗視殺牛如艾草嘗雖有邦禁而都門之下日以屠十二牛爲率通都大藩初亦未嘗不設禁也挽近已來法綱漸弛猾胥豪民公行無忌邑宰之庖無日不屠雖小心守法之吏未有不恬以爲常者也一歲計八路之內角者之觳觫於刀俎

無慮過累萬餘頭是皆南畝之服勤而使吾民粒食者也嗟乎豈仁人君子之所忍坐視歟或謂東方之人不解畜羊非牛則無所得肉食孟子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三代之養老者亦未嘗用羊肉也今中國唯京師及大府州多食羊肉下邑壓肆之間不唯無牛肉雖羊肉亦未易多值也東人之慣於食牛也久矣驟爲之禁人亦將有所不便其勢必不能行然亦不可不畧爲之限節也國制雖觀察節度營非貢筋角牛黄則不許宰牛故相俞文翼 拓基 按嶺南嘗得羸悴疾醫言非牛肉不可瘵俞公曰吾受命按道何

敢以一身故犯法乎終不肯食 筵臣白 上言俞棊
可用人也國家將賴其才猷今病瀕危不可不救 英廟
聞之 特命移筋角之貢於大卯府大卯觀察之所治
也於是俞公始食肉病得良已古人守法之嚴如此今
長民者稍欲申庖禁則羣起而怨詈之輒指爲徼贖牟
利爲吏者固亦有以自取矣懲於是而一切不敢問私
宰又豈所以奉法哉然已則犯之而禁之於民宜民之
怨詈也甚至廊廟之上懼拂民怨亦不敢言禁屠慶恩
金公 柱臣 嘗歎曰古之賢相見牛而問喘今之大臣殺
牛以媚民此風之起蓋已自百年以前矣

中國人固慎於殺牛若狗肉則尤未嘗有近口者東人畜狗恒不踰五六歲謂狗老輒能爲妖然北方之狗率皆盡其天年即余所目見亦往往有絕大且老者未聞有他異也或謂北人不食犬爲胡俗然司馬貞唐初人也其釋史記樊噲傳言秦漢間人食狗如今羊豕故有以屠狗爲業者然則唐時人亦不食狗又不止於北方而已蓋家畜之狗偏能戀主敝蓋之報聖人所訓中國之不殺狗亦美風也

近世之爲宋學者專以訓詁爲務其獘也支離破碎又甚者馳辭物表溺心空虛聚訟於無徵之案標高於不

可詁之域焉漢學者懲之遂据抉斷簡搜剔破器矻矻以攷證爲尚二者不同然其爲無用則一也聖人之教固非一端其本則未嘗不以正心修身爲主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諸己者修身之謂也身不修固不可以應物心不正又無以正其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衍之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夫子又申之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

而可以上達又曰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爲訓詁之學者乃爲之辨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學問之効非謂如是之後可以學問也求放心卽求仁也學問之道當兼知行朱子此訓乃初年未定之說也曾子三省以忠信爲主謝顯道曰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爲訓詁之學者曰孔門爲學未有專用心于內者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胡仁仲釋論語曰聖人之教亦多術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爲訓詁之學者又非之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謂聖人以本心爲重是援儒而入釋也玉溪盧氏釋大學曰八條以正心

爲重爲訓詁之學者又非之曰是釋氏本心之論也大學之經明言修身爲本而今曰正心爲重是顯與經文背也嗚呼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綱也雖異端十道未有不先治其心而可以有爲者也今惡夫異端之言心而欲并廢其存養之實是疾寇賊之操兵而自投其戈刄也攷證之學騖外求博埶又無以專乎存養也故其說曰朱子解仁率以存心爲言仁之爲字从人从二惻隱慈愛由與人相接而後生存心於內非所以言仁也又辨中庸未發之說曰古聖賢用功皆在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發之前安有涵養之工也夫尊德性道問學

如車之有兩輪不可廢一而行也陸王之舍經傳絶倫
物而求存此心於怳惚窈冥之際是固不免爲異端之
歸矣懲于是而欲反者又有玆二者之弊也明道先生
所以有扶起一邉又倒却一邉之歎也

鶴岡散筆卷之一終